周官析疑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六

臨桂陳榕門

同里劉古塘同訂　　桐城方苞著

新建周力堂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

大宰建六典、司徒建土地之圖、宗伯建三禮、司蓋建三典、皆曰邦國獨九灋之建曰邦國者四官所建皆王邦之典而侯國兼用之九灋則專爲侯國設也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

邦國有違言、多由邊境鄰接。經界水道之爭。或中間隙地。彼此皆欲得之。如春秋傳彌作等六邑宋鄭盟而不有之類、故制畿封國時必使無犬牙相入及川防相礙者、乃所以絕其爭奪之源。司馬之屬、特設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蓋爲此也。八州之內、皆有閒田、屬於王官、諸侯之削地、歸於閒田、其加地進律、則以王命取於閒田以與之、皆所以息爭端。定衆志。故曰以

正邦國、

設儀辨位以等邦國

設儀辨位、本大宗伯主之、大行人辨之、小行人協之、司儀詔之、又列於九灋之中、而大司馬並掌焉、合諸侯之六耦。則以屬大司馬。與覲禮享畢、侯氏出而肉袒請刑同義。蓋嚴於禮法。乃所以銷兵刑於未萌也。

施貢、分職以任邦國

分職、謂王巡狩征伐、小大之國、各有所承之職

事春秋傳所謂各脩舊職如衞取於有闕之土以共王職是也

簡稽鄉民以用邦國

用謂用以征伐田役也縣師掌邦國之地域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故大司馬據以簡稽而用之大宗伯之軍禮五此兼其三大封則定於側畿封國之初大均則寓於施貢分職之內蓋平常無事恤其財

力以厚其生。然後一旦用之。皆知戮力於王事也、獨言鄉民者、周制六鄉家一人、已足充六軍之數、而侯國之三軍二軍一軍、亦以鄉為準、其有征伐、則六鄉之士更番調發、軍帥師帥將之、以為一軍之主、而遂與公邑采地、亦更番簡擇、以從鄉衆。而足萬有二千五百之數。春秋時軍法猶如此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是也蓋大師大田大役、國君必親命卿必從、所用與師、必鄉吏之夙能附衆者。所起徒役、必鄉民之與吏相親服其教練者。然後以遂

及都邑之吏帥其衆而附焉、是以用無不宜教無不習、管子作內政以寄軍令、公帥五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有教士三萬人、蓋猶用周公遺法耳、

均守平則以安邦國

均守平則、所以正邦國之都家也、八則以治都鄙、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欒盈曰、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三卿二卿一卿所守地邑多寡各居其君之十一。是之謂均、爵有尊卑而八則無同異、是之謂平、守均而則平、則

上下和睦而國無不安矣

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九法之中大司馬專之者制軍詰禁而已司馬之屬與諸官聯事者三制畿封國地官冬官之事而土方氏形方氏與之聯施貢分職地官之事而職方氏與之聯均守平則地官天官之事而司險掌固匡人與之聯凡此乃大司馬掌其法而他官承其事者也他官執其總而大司馬與焉者二簡稽鄉民縣師主之而受法於司馬

設儀辨位、統於春官秋官、而惟大射大司馬合諸侯之耦是也、至於建牧立監、乃大宰專職、司馬無與焉、比小事大、進賢興功、則天子巡狩考職、所以勸懲羣侯、運動四海之操柄、而皆列職於司馬、何也、蓋不能四征不庭、則威命不能服衆而恩禮亦不足以感人、五官之典、皆廢置於無用矣、周之東遷以後是也、周公作立政、則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周頌時邁、亦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與此經之義、更相表裏、乃聖

人仁育義正。運用天理。之實心實事。與後世之
燿威而黷武者異矣

馮弱犯寡則眚之

眚病之也。如貶其爵、命薄其恩禮、披其附庸之
類與削畀野荒民散不能自治其國邑故削之
馮弱犯寡必雄傑驕蹇之侯也、病之使不能張
則自戢矣

負固不服則侵之

王師自出則宜曰討曰伐。侵者、鄰敵相掩之辭

也深則突入其阻淺則掠其邊疆蓋負固者必險遠之國若會同討伐而據險逆命必曠日而勤民故委之方伯連帥使壤地鄰接之國伺間而乘之出其不意以聲王討卽不能應時戡定而四鄰交侵王無宥命勢窮为屈自不得不悔禍而服義矣不服如朝覲愆期職貢不入之類注謂不事大國非也其然則秋官掌交諭以九牧之維九禮之親可矣更不從亦不過威讓甚則降班侵之非義也

放弑其君則殘之

賊殺其親罪有輕重用罰非一故統之曰正放弑其君則非徒殺之必裂其支體如齊人轘高渠彌之類故曰殘

犯令陵政則杜之

杜與壇相近而有輕重蓋陵其鄰國猶未敢犯王朝之政令也壇猶放也周公囚蔡叔於郭鄰以車七乘雖禁其出入而尚得以私屬自隨與鄰里往來杜則限隔內外不得復與人通與獄

城類矣所以杜其犯上作亂之萌也注謂不使與鄰國交通則似不絕其位而罰轉輕於壇羣儒不能辨注之誤反疑九伐之輕重失倫蔽亦甚矣

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春秋於世子亦書弒其君則賊殺其親乃謂戕其戚屬者雖正其罪誅止於身其子姓果賢猶可繼世也滅則舍亂人之類殄其世嗣或先世有元德顯功則存其宗祀而建置族姓可也惡

莫大於放弑其君殘其身且瀦其宮則滅不待言矣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

政職主軍旅會同田役所賦車徒之數而職方氏所謂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者亦附焉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

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上地以下已見小司徒及遂人而覆舉之。蓋衆者司徒而徵兵者司馬或畧焉則可任與施舍之數不分明矣曰凡令賦見此職所言乃傳所稱儆賦賦輿之賦與九賦異也所令乃六服羣侯之軍賦若畿內軍賦則大司徒令之矣。大司徒職凡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曰凡則畿內鄉遂公邑家稍縣都無異法可知矣。侯國制畿施職制地令賦已具於司徒而復列於司馬者必司

馬董正之、然後疆場不犯、而政令無譁也。其後召虎南征、疆土是徹、乃率由周公之典法耳。周官之法、車輦馬牛兵器旗物、民自具之。有事征伐、則遺人委人共其道路之資糧、別無所謂軍用。自康成以賦爲給軍用者、胡氏安國遂謂田以出粟取之農夫、賦以出兵取之商賈、雜稅遂爲亂國邪臣興利者所假託、故削之、而辨其非、使後世知凡此類、皆說經者之誤也。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

春時方寒以教茇舍則難露宿治兵大閱更進其時惟教振旅爲宜　列陳曰平者篇末大喪平士大夫都家鄉遂之吏其爵命與王朝士大夫同而班次則有升降前後必平之使各就其列也四時之田王子弟侍從之臣皆高爵其列陳也一循軍禮所攝軍將之事也則從軍將之班所任師帥旅帥之事也則從師旅之班不以爵等之高下參錯相紊是之謂平若專列六軍之將佐與帥則止曰列陳如戰之陳可矣

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

古者田狩禮辭皆稱宗祧故割牲必先以射王執路鼓義取於乾豆也軍事賁鼓而不使軍帥執之者天子九伐多用方伯連帥之師故以賁鼓屬諸侯敎以敵王所愾也晉者進也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出師之律也以金奏之鼓屬主將所以示師行之節制與 鐃以止進使卒

長執之何也其聲可達於四兩也若旅帥以上執之則所轄廣而不可以遠聞矣鐸以通鼓使兩司馬執之何也四表僅二百五十步六軍分左右而陳去中軍有甚遠者矣惟二十五人之長排列甚近相次而傳鐸則同時可立達矣鐲以節鼓使公司馬執之何也以爲車行徒步之節必伍長執之檢察乃便也以節車徒而鼓人職曰節鼓何也車徒既行鼓聲不絕其行之疾徐異則鳴鐲之節亦異如車徒皆行鼓聲三而

一鐲則車驟徒趨鼓聲再而一鐲鳴鐲以爲鼓聲疏數之節故又以爲節鼓也四金獨無錞康成以爲用於樂而不用於軍是也馬氏貴與乃據國語鳴錞于以爲軍行亦用之吳夫差之軍政豈可以紊周公之典法哉

仲春列王及諸侯所執之鼓仲秋列所載之旗而仲夏辨號名仲冬教大閱惟言羣吏蓋盛暑隆寒不宜以武事煩尊者且官徒般衆勞費甚大故冬夏之田王及諸侯皆不與也況仲冬大閱六軍之車徒

備陳三時之軍事具舉若王出而諸侯畢至則畿內之車徒不能畢陳吏士之技試不能詳辨矣至於茇舍之禮主草宿以辨夜事以宗廟百神之主無故而草宿於曠野不惟體非宜事亦可駭如張帷宮陳邸案秉荆薪則與幽昏席草之義相反矣或以國之大閱司常頒旗物王建大常為王親狩之徵非也其職曰及國之大閱以春蒐秋獮及王巡狩征伐而簡車徒舉大閱則皆可以包之不可據為冬狩之證車攻之詩

首曰駕言行狩而後曰于苗故朱子以苗爲狩獵之通名宣王南征北伐即以夏會諸侯發大命而因爲苗田亦六月出師之類萬無與諸侯草宿之理若果行此篇中必宜一語及之而可據此以斋成周之舊典乎夏苗冬狩天子諸侯不與乃以事理之實推之知其必不可行非獨以此經文爲據也蓋圜邱方澤之祭必於仲月其致齊散齊必與宗廟之祭異期使日至在望前廟祭尚可於是月畢事如在望後則夏礿必逾午月冬烝

必迎子月矣時祭卜日蓋爲此倘得率諸侯以苗狩乎因此意古者夏宗冬遇必以孟月蓋盛夏則農功方急水旱不齊救政宜預隆冬則諸祀備舉百政皆會新令始和必朝王之後次第遄歸國事始可不廢可會聚王都次月以待從田助祭乎呂氏月令冬夏迎氣之祭諸侯皆不與必周之舊典蓋迎氣非前月之末即孟月之初諸侯已朝者既歸來朝者尚未至也覲禮之末有率諸侯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西門外之

文會同而祀方明然後舉之則冬夏宗廟之祭不留諸侯以即事明矣　注謂王不執賁鼓倚之於諸侯固失之後儒謂諸侯不敢煩天子故代王執亦非也常武之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王雖親征不過監臨侯伯與六事之人無躬列行陳執枹鼓與羣下馳逐之義況時田發戰乎路鼓之執蓋以令諸侯軍將之鼓而爲之倡耳　諸侯乃朝覲而適遇時祀者故與於蒐獨近畿之國亦或因王事來會春秋傳衞取

相之東土、以會王之東蒐是也、

以致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汪氏應電謂旗居卒間以分地遠則疏近則數、非也既曰居卒間則遠近畫一而無疏數矣蓋圍初合時車徒行列皆疏漸進則所圍漸狹而行列自漸密耳、

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於春舉社、則秋報可知矣、於秋舉方、則春祈可

知矣小雅以社以方疏謂皆秋報也大雅方社不莫莫承祈年之後必春祈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文次祈穀之後可與大雅相證於夏舉礿於冬舉烝則春以祠秋以嘗覸此矣

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

三時之田皆終日而畢事惟敎茇舍必前期而至以事在宿夜故也自上文如振旅之陳及撰車徒讀書契皆前期一日始至禁屯之事也自

辨號名至軍之夜事皆夜宿茇舍部署六軍之事也其他皆如振旅則謂列陳時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教亦不廢耳蓋車徒書契司徒之屬鄉遂公邑家稍縣都之吏歲時校比詳矣而司馬則未知其虛實息耗三時之田終日而畢無暇及此而夏苗之前日則寬然有餘故使司馬之羣吏與司徒之羣吏會校其書契以數擇其車徒然後一旦徵發如燭照而數計師以門名以下乃正教茇舍之夜事也安營之法必四正

四隅各有部分周廻相應軍將及師帥旅帥各有幄幕隊長士卒則依車乘以當營壘詩小戎彼傷宿亦在車下設有寇警主帥發命以備偏隅或設伏迎敵昏黑中惟用號名然後可按轍識以謁將士而行者守者皆按部而不亂故不自辨號名而口辨號名之用也荀卿所謂行如戰詩所謂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皆由此道耳 鄉以州名野以邑名與司常職於鄉舉州於遂舉里同皆偏舉細大以包其中也二十五家之里宰即以邑

名而有徽識者師行野宿設昏夜而有調遣百人之隊必留其半以守營壘非各以五伍之長統之不可也縣鄙之名起於遂而此職及司常皆以名公邑者又以見公邑必至五百家以上其長乃帥衆以從師田也象即謂徽識象其事謂各書所掌之事於徽識也　辨夜市必於仲夏人可露處而衣裝約也　古者市戰必以昔見於傳記皆曰詰朝相見而夜事必辨者爲固壘相持及部行野宿之備耳至春秋之末宋子罕始肯軍鄰

衞戰國秦漢以後始數用之而得志焉可以觀
世變矣　周官於鄉遂公邑家稍縣都皆曰野
其文自判也鄉師職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
之囏阨鄉大夫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
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野爲六鄉可知
矣縣正職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
而至則野爲六遂可知矣遂人職大喪帥六遂
之役而致之又曰凡事致野役則野兼公邑可
知矣鄉遂公邑之賦貢徵之者閭師遂人遂師

則縣師徵野之賦貢、獨家稍縣都可知矣、六遂之獄訟、遂士掌之、都家之獄訟、方士掌之、則縣士掌野、爲通掌公邑之獄訟可知矣、野閭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則野兼六遂公邑家稍縣都可知矣、凡稱野者、皆可以是推之、

鍾曉曰、此節注義、蒙混者甚多、無庸深辨、而大體舛謬、無若帥兼軍帥師帥旅帥至伍長及門淵在門所樹者、卒長、卽不可以帥名、况每下者乎、凡制戎行至百夫而有隊長、卽卒長也、所統

四兩、苟有調移、命其卒長以下於兩司馬可矣、伍長之門、不宜有所樹、伍長之號名不可勝辨且亦無事於辨其謂鄙師至鄰長州長至此長皆辨號名徽與此同又謂縣鄙為縣正鄙師野為公邑、不知縣正鄙師雖列官於六遂、而公邑都家之采地、亦至五百家而為鄙、二千五百家而為縣、此野之通制也、他職雖有以野為公邑者、而此職與司常職皆於鄉舉大、於遂舉細、以包其中、則二職中所謂縣鄙者、並指公邑、昭昭然矣、

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

夜事既畢昧旦而興不過表貉圍禁可終朝而畢矣蓋仲夏日炎使將士被甲荷戈馳驟窮日則人怠馬煩而軍容爲之不肅矣故教以茇舍凡坐作驟趨馳走擊刺之節皆於前日畢之而苗以車田取物甚希禮成而人不勞專舉而時不費凡此類皆聖人以仁體事所以曲成乎萬物也　舊說禴祠烝嘗皆以孟月非也仲夏苗田獻禽以享礿仲冬大閱獻禽以享烝則以仲

月明矣、詳攷五官、不獨舉孟仲及季者、爲夏正無疑。卽統言春夏秋冬、其事亦未有可附於周正者。則舊說之誤決矣、時田以致享、必有生得之禽、而止用爲乾豆、何也、先王不貴異物、故鼎俎所登、惟牲體魚腊、其餘水陸珍異、以實豆籩。乃可夙具而備物。春秋傳所謂惟君用鮮者、亦惟用之於醯醬菹醢而已、蓋時田之後、尚有散齊致齊之期、則以鮮物爲菹醢、尚可逮事也、

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

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

治兵所載旗物與司常所建互異何也旜與物無帛時所建也故王朝孤卿大夫士建之熊虎之旗鳥隼之旟龜蛇之旐軍旅所建也故師都鄉遂公邑之吏合卒伍簡車輦兵器建之及司馬治兵則師都鄉遂之吏有涖衆而不列陳者故所建異也師都之長孤卿也軍吏亦孤卿也既有軍吏復有師都而所載各異何也孤卿之

長師都而爲軍吏者旣載旗矣其王子弟及退居采地之孤卿則載旜也鄉遂之吏如州長縣正各帥其民而致者旣列陳而作旗矣其鄉師遂師遂大夫黨正之屬掌政令刑禁而不帥車徒以驟趨於行陳者則載物也惟此所謂郊野師司常職所謂縣鄙而所建所載皆旐蓋公邑之吏帥民而致皆身列陳故旗物無異耳知然者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田郊里之地域有會同軍旅田役則受法於司馬使各帥其車徒而至

鄉之帥而至者州長遂之帥而至者縣正則公邑之帥而至者必其吏也鄉遂之吏有不列陳者故所載異公邑之吏無不列陳者故所載同也然則鄉遂之吏列陳者安載載旟也知然者大閱羣吏以旗物各帥其民而致則鄉遂之吏必仍載旟與公邑之吏載旐同矣其曰羣吏作旗羣吏弊旗即謂旟旐也惟或載旟或載旐故以旗包之也百官亦載旟何也蓋與司常互文以見義司常見孤卿大夫士從王而不與圍禁

者建旜與物此見百官從王而與闉禁者亦載旜也（百官卽孤卿大夫士）猶可常見師都州里之吏主兵者建旗與旟此見師都鄉遂之吏不主兵者載旟與物也（州里卽鄉遂）茇舍治兵稱名各異何也茇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則野爲遂明矣故縣鄙爲公邑治兵鄉遂載物則郊野必公邑也其或曰縣鄙或曰郊野何也縣士掌公邑故公邑謂之縣而地在四鄙其曰郊野又以見四郊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亦隨

在設公邑以統之也治兵列師都而不及大夫有采者於百官包之也茇舍則以家包孤卿大夫王子弟也列縣鄙於家之前者公邑也先公邑與家而後鄉遂者茇舍之禮辨號名以習夜事遠者難辨故先之近者易辨故後之也　經文鄉遂載物而謂列陳者仍載旟何也以覈其事實而知之也六鄉涖其私邑曰師都監六鄉曰鄉大夫而治兵則爲軍吏鄉大夫既爲軍吏則載旗矣州長縣正以旗物各帥其民而致則

必載平時所建之旗矣其載物者獨鄉遂之也
不列陳者耳猶司士所掌朝位三公北面孤東
面卿大夫西面而周制常以六卿兼公孤則卿
之兼公者必北面矣兼孤者必東面矣其西面
者獨不兼公孤之卿耳鄉師於四時之田所治
者政令刑禁爭訟也遂師所掌者禁令賞罰也
遂大夫所掌無軍事黨正以法治師田行役之
政事此四職者皆涖衆而不列陳則所載旗物
必別於列陳者可知矣惟鄉師職巡前後之屯

而戮其犯命者、近於軍事、然曰巡前後之屯、則不與閫禁明矣、蓋仍治其徒庶之政令耳、

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

曲禮天子祭四方、注謂祭五官之神、以上有五帝之郊、下有山川之祀、則舍五官之神、方祀無可屬也、至此經祀方、與小雅以社以方、大雅方社不莫、則與曲禮所謂方祀異、蓋五官之神、宜附於四郊迎氣之祭、或舉於郊之明日、不宜以仲秋並舉也、此經與大雅、雖言天子之方祀、亦

不得以五官之神當之、況小雅所稱、乃卿大夫之事乎、諸侯方祀各主其方。而不得相假。況鄉遂公邑之社。方安得越祀五官而四方皆備哉。蓋號物之數、萬而不越乎飛潛動植、飛潛動植、並生於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中、則報成萬物。主祭五土之示明矣。惟其爲五土之示、則自王畿侯國以及大都小邑。無地不可以舉四方之祀矣。

變文曰致禽、以物成而獲多、故屬而比之、然後取其上殺以獻也、於秋冬曰致禽、

則春夏獻禽之約可知矣於冬特舉饁獸則秋猶未敢備取而不足以供四郊羣神之饁可知矣春猶兼祠與社而夏惟享礿則取禽之約無若苗田者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灋虞

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後五十步爲一表

田法戰法之詳至仲冬始見者雖各脩於其地亦必待築場納稼之後乃可徧簡車徒稽人畜旗物軍器也行於三時則奪農功而無地以陳車馬矣　四表相距僅二百五十步以表太遠則費時多而田狩將不及事也禁圍前後之屯亦僅百步則知鄉遂都家公邑之車徒皆前期

各習於其地而赴禁圍者甚少矣鄉師前期出田法於州里大司馬前期命修戰法鼓鐸號名旗物之辨凡畿內有籍者無漏焉使及期徧陳於禁圍則一鄉一遂之車徒亦不足以容矣古之軍政所以事習而民不煩者恃有先期分敎之法也春秋傳魯人大蒐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合魯東西封畧而言則知非盡陳於所蒐之地矣

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

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

車徒當陳於後表之北、記曰、司徒搢扑、北面誓之、惟陳於後表之北、故誓必北面。誓畢、然後司馬南面、令鼓而車徒以次而前也。 注以羣吏為諸軍帥、似兼主將、以義揆之、必王親誓、師或大司馬主兵、傳王之誓命、然後軍帥宜聽、若時田司徒誓命、大司馬與軍帥皆涖焉、聽誓者特師帥以下、且其辭曰不用命者斬之、田以習戰。軍帥制命、不宜以不用誓之。 按尚書王親出

征誓辭王自發之則大司馬會討亦宜親涖王之誓命士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五戒首軍旅之誓則發誓命時士師宜涖焉春蒐之禮有司表碼誓民表碼者肆師也士師掌田役之禁則誓民者必士師矣斬牲以左右狥陳乃師田之所同共其事者皆小子也王氏應電乃以爲條狼氏誤矣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惟誓師各就其人而以軍法命之小子則刲羊以誓而不命其人職事各殊豈可混乎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

六軍三三而居一偏則中軍不宜在六軍之內王親田則王涖而大司馬贊焉王不與則司馬主之其六軍之帥宜各閱其屬每軍各立四表如中軍之式諸侯師都之吏則各帥其屬分隸六軍分班鱗次而進中軍不偏閱也蓋古者兵車一乘用士七十五人而大閱之表相去僅百

步、必單乘如墻而進。始能容其驟趨馳走。而及表而止。乃得截然齊。一雖各關其屬。分班鱗次。猶恐難徧。況以中軍徧閱六軍乎。非分班以進、則何能萬人、車徒平列、遠者當在三數里之外、其坐作進退發刺之節、雖本軍耳目、不能徧及。也、大閱時、疑徧閱六軍之士。而車不甚闊。晉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以法考之、三萬人僅充三百餘乘之用、天子萬乘、若盡閱之、則無地以陳、無人以供、會人大蒐、盡陳革車、以三桓變舊

制分公室各自為軍恐數有虛冒故備陳而數之也先王之世不料民而知其多寡況車數乎蓋鄉遂之吏歲時按登車輦其法已悉矣司徒職惟田竭作蓋謂更番而教之雖大閱豈能盡試鄉遂都鄙正羡之卒謂之大者惟此備六軍之數若三時之田雖六軍不必備也

軍師執晉鼓而中軍以鼙令鼓何也王親用師大司馬巡陳視事而賞罰不為六軍之將則教戰亦贊王而不偏主一軍可知矣大僕職凡軍旅田役

贊王鼓則王先擊路鼓而後司馬以鼙令可知
矣。王不與則司馬自主中軍而以鼙令樂記鼓
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鼙小而其聲尤
讙故以令鼓中軍以進羣帥旅帥以進卒伍故
執鼙以相應和卒長以下則執金矣

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

羣吏致民於後表之中陳而皆坐尚未行也故
至第一表曰車徒皆行由第一表至第二表象
師之進故曰鼓進由第二表至第三表則極矣

象伐國之附其城對敵之薄其陳故車發徒刺而鼓退也凡此坐作進退發刺之節四時所同而獨於大閱言之者民事至冬而畢然後車徒可詳簡也

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大閱事畢則鳴鐃而卻可矣復鼓之而後退何也鼓以作氣兵事以嚴終故復鼓以示氣無衰竭耳

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

以敘和出

和之義當爲面、爲角、國策見棺之前和、凡物皆得稱、注軍門曰和、經曰左右和之門、則不得以和爲門明矣、以敘和出以次第出左右兩和門也、

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鼓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

車徒旣出軍門而趨圍禁、則左右陳之有司平其行列、每百人爲卒則植旗其間、以分所占之

地必廣狹如一古者天子不合圍故六軍分為二陳而驅逆之車當旁禁地之前後各有屯百步以待田畢屯車徒而後各獻其所獲也險野人為主謂列陳用徒而以車承其闕也險則高下偏仄車不可行其間本地乃以車承其闕易野車為主謂列陳用車而以徒承其闕也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

上經曰司馬振鐸此曰羣司馬何也教戰列陳三三而居一偏用鐸通鼓以次相傳彼振則此止故第言振鐸者爲兩司馬義已盡矣此則倂六軍而趨圍禁衆鐸齊鳴非加羣字不足以顯此義也

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車徒皆行獨言徒弊者車至所止之地則排列不行徒乃進而逐獸終事而後徒弊也苗田曰

車弊疑夏物未成又暑不宜腊取物少故車射而徒不剌冬則物成乾豆具焉選徒衆多守取無擇故車徒並列而以徒爲主也（月令孟夏毋大田獵則少取可知其日驅獸毋害五穀者令農自驅先儒以訓苗田之義非也獵有違禁豈能驅田中之獸假而獵於隴間則車徒轔踐覘田獸之害稼倍蓰無算矣禽獸之害於國稼者雍氏春令爲阱擭秋杜塞之）戰法田法春舉其綱冬詳其目大閱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至不用命斬之即春蒐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也中軍以鼙令鼓至鳴鐃且卻坐作如初即春蒐所敎坐作進退疾

徐疏數之節也以旌爲左右和之門至車徒皆誅卽春蒐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也前期修戰法乃四時所同而於冬乃出之則三時專辨其一而大閱備舉其全具見矣　先王寓兵於農正羨之卒必無一人不教然後本強而精神可以折衝事習而比戶皆能守禦又必歲時從其有司以試於司馬然後居常自厲而無怠心公邑都家之民分四時更番以從蒐狩數歲而徧未見其煩擾也按經文號名旗鼓備列縣鄙地官

又田僕出與追胥竭作而陳氏汲乃云司馬所教惟鄉遂餘皆不與謬矣狩田徒弊正與火弊車弊羅弊相對且以徒爲主又與守取衆獸之義相應而王氏應電乃云冬亦兼用火羅皆昧事理悖經義故畧舉一二以見義例焉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下特舉大師則此謂司馬奉王命以征伐也行禁令因伐有罪而明王禁於羣侯也注謂王巡守會同誤

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稍人帥衆而致於大司馬、王親征、則邦國亦以師從。凡帥衆而致者、大司馬皆以致於王、故建大常。注謂致民者鄉師、非也。役則鄉師致之、軍事則正治其徒役、戮其犯命者、而不致也。

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

觀此、則大司馬不任軍帥、而兼督六軍吏士。春秋傳晉軍帥及佐之外、別立司馬、蓋其遺法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律者、軍法之書也、易曰師出以律、兵事以嚴終、故旣勝猶執律秉鉞也、國語黃池之會、夫差列陳十行之師、挾經秉枹、一軍之將挾經秉枹、師帥所挾者律之目、軍帥所挾者律之綱也、若律管則抱之者太師、非司馬所執、或疑古用竹簡、不可執、非也、太史執簡記、奉諱惡、雖用簡所書要約、何不可執乎　六軍之帥、必各帥其屬以振旅、而司馬獨先、亦不爲軍帥之徵、　小宗伯立軍社、奉主車、蓋駐軍然後立社、在途所奉、惟

主車也此經師有功則先愷樂獻於社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本截然爲二事傳記亦無言主車兼社主者世儒溺於舊聞或據此爲師行載社主之徵云師行若無社主則每日立社不勝其煩蓋誤據曾子問每舍奠焉之文不知所言乃廟主與社無涉也卽此可爲所奉無社主之徵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兵凶戰危故雖王師九伐必具死敗之禮厭而奉主車及相弔勞皆使大司馬親之俾無辜則

職思其憂消患於未形有事則謀出萬全敵敵而無曠也雖師有功將士必有死傷士庶子之弔勞王猶親之則每上者不必言矣

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

䟽謂賓射亦六耦但不用諸侯蓋誤以賓射爲燕射也經於諸侯曰大賓因其朝覲會同而與之射故謂之賓射所以别於王臣之燕射也此獨舉大射者明諸侯公孤卿大夫士咸與而司馬所合獨諸侯之六耦耳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

注謂牲魚即魚牲、蓋疑小子職羞羊肆羊殺肉豆、大司馬不宜又羞羊牲、不知各舉一節以互相備、周官通例也、奉牲羞肆、大祭祀、大司徒大司寇掌之、小祭祀、小司徒小司寇掌之、大司馬宜奉羊牲、羞其肆、而變文曰羞牲魚者、牲與魚遞進、而以次羞之、羞牲、則奉牲不待言矣。常祀牲不用馬、且於下喪祭特見之。則所羞之牲爲羊明矣。大司馬所羞惟肆、而小子則兼殺與肉

豆其事並行而不相悖也肆一也而二職同羞之蓋小子進設於奠所然後大司馬進薦於尸賓而授其祭也以大司徒大司寇之奉牲知大司馬亦奉牲而文畧也以大司馬之授祭與兼饗食知大司徒大司寇亦授祭兼饗食而小祭祀小賓客二官之貳亦如之也以是推之士師奉刉珥之犬牲則鄉師之羞牛牲疑亦類釁祈彌而非常祀夏官特設小子以貳羊人觀小子職則牛犬之肆殽豆肉亦宜牛人犬人羞之餘

見小子羊人職

小司馬之職掌

小司馬職闕以諸官例之所事掌必論辨官材也蓋師之職皆以貳其正然必有專掌之事爲正之所不能兼者如小宰之建宮刑小司徒之建教法小宗伯之建神位小司寇之掌大訊是也國子選俊並升於司馬司士治之庶子之脩業於鄉學者諸子治之而大司馬職不及論辨官材則小司馬專之必矣

司勳

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

大行人三等侯國皆曰建常疑諸侯在國對其臣民亦得稱大常如路寢象魏之類故特標王之大常以別於使有勳者自銘其常也葢請於君書於彝鼎以告其祖宗可也自銘其功於旂常則非無成代終示民不佻之義矣

大功司勳藏其貳

內史職王有賞賜贊爲之以方出之六等之勳

當賜地者司勳議其功之所稱以上於王王使內史爲之辭書於方以下司勳惟大功銘於大常者則以詔司常祭於大烝者則以詔典祀王之命辭其正則二官藏之而司勳藏其貳若功小無祭與銘之命而惟賜之田則司勳藏其正矣注謂功書藏於天府於經無據

掌賞地之政令

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其二即使兼治之而不復置公有司盡地有華離則經界易淆邑太褊狹

則發徵易擾既使兼治其二則貨賄粟米征輸之期與留以待用之地師田行役車徒之數及帥而致之之人王朝之政令必及焉羣儒或謂鄉下經賞之輕重視功彼乃賞之規條非賞地之政令也或謂制其疆界則未賞時所營度非既受後之政令也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征

三之一食二入於公也都家各有采地有功而頒賞則於四郊以便資給王都之家衆也郊里

之委積以待賓客又以恤其地之囏阨非二入於公不足以周事其不須以三之一而使兼領其二何也其地間則於鄉田必各因地形以成邑聚然後無或華離而經界明吏治便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周官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則知載師所任宅田賞田之類皆各區爲邑而使吏治之

加

田疑即孟子王制所謂圭田也凡受田祿者皆有之非以有勳而賞以祀其先而爲數又少故

無征若如注所云既賞而又加賜則加田仍賞田耳

馬質

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

校人辨馬之六物而馬質所量惟三者惟師田雜役官吏受馬於有司故量其賈有死而更或止更其物之法種馬齊馬道馬非羣下所得用無所庸其量也

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

賈以齒毛而定旬之內更者量齒毛而責以生時之賈也以其物更者以既死之皮筋肉物爲之直也入馬耳乃旬內旬外之所同以物更者且入耳以防抵僞則以全賈更者不待言矣嚴其罰於受馬之始俾謹視其馬之性質而養之得其宜則調馴而不至暴疾矣

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

古者任載皆牛車、或人輦、馬所駕惟乘車、戎車、田車、所謂以任齊其行者、先以長短高下度其相稱之車、以齊兩服之任、彊力相方然後引以兩驂、視其疾徐之相應、又時其勞逸而調習之、然後前却左右、登逾下坂、無不如志、不專以力之強弱也、輦傭皆謂以力之強弱、爲任之輕重、乃後世單騎任載之事、而以言古法、誤矣

若有馬訟則聽之

民間牛馬之賣價、質人掌之、此訟則師田行役

卒隸有爭及官買不得其平或稽其賈與同受馬於有司馬死傷當償而以過失相推者注謂賣買相負誤

量人

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

以分國爲九州者周更定九州析冀以爲幽幷幷徐於靑而豫州之境西至華山則虞夏以來建國必有舊屬於此而新屬於彼者故曰分也

凡建國、大司徒制其域、封人封其四疆而已、城郭后宮市朝道巷門渠之細、非王官所能及也、其國自有匠人營之、而掌於量人、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以有出疆之職也。量人下士二人、兼供軍旅喪祭之役。豈能徧營六服之國邑哉。詩載召伯營申、及於寢廟、乃宣王特厚元舅、非封國常制、　注以后爲王與諸侯、蓋以先舉后宮而後及王朝、爲疑、不知王之路寢與后宮相連、先王宮而後及市朝、由內以及外也、凡攷位

之始必先定內宮址基然後推之以爲前朝後
市左祖右社之位至營作則先宗廟而後居室
事理固然耳
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軍有朝者或王親在行或主兵者三公及諸侯
入爲卿士者國語季氏有內外朝戴記大夫有
私朝疑皆僭禮記者習而不察耳里所以定分
界蓋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居也詩瞻仰昊天
云如何里亦當訓居　軍社與朝市州涂同量

則立社於所至之地而非奉社主以行明矣若社主在車與遷廟之主同則經文當曰祖社不應舉社而遺祖

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

王宅憂則宗廟之祭必冢宰攝尚書伊尹祀於先王是也王平時有喪疾則宗伯攝事羣儒必謂宗伯可攝冢宰不可攝或引禮器謂宰祭卽制祭說尤謬悠詳見鬱人職

小子

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

或以我將詩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疑祀天亦用羊遂謂此經祭祀兼內外神以破賈疏非也郊用特牲見於書傳者甚多我將乃祀帝於明堂以文王配故有羊耳此經明曰羊肆羊殽肉豆則非所用以祀天者其爲宗廟之祭何疑醢人豆實無羊肉然生民之詩卬盛於豆承載燔載烈戴記觴酒豆肉攷工記食一豆肉則肉固可爲豆實禮文殘缺不得專據醢人而謂古

無甚禮也、

祭祀贊羞受徹焉

牛人犬人皆專官行事、而羊人之外、別設小子職、何也、非重禮不用大牢、而犬之用尤希、惟羊則次祀小祀小賓客皆用焉。飾牲祭登首其事甚繁。復使供社稷五祀之祈珥、釁邦器軍器、師田狗陳贊羞受徹。則日有不暇給矣。故別設小子、以、分、其、職、觀此可知先王無曠庶官之義。

羊人

祭祀割羊牲登其首

旣曰凡祭祀又覆舉祭祀何也正祭不用羔如開冰小祭則無升首之禮故再言祭祀明升首之爲正祭也三牲皆升首獨於羊人言之何也牛人共牛牲之互與其盆簝則割而升其首自屬牛人之職故獨舉共互與盆簝以相備焉於牛言升首或疑羊之不必然於羊言之則豕可知矣牛人羊人等旣主割牲而內外饔又掌祭祀之割烹何也掌牲者升首饔人則體解以納

烹也大祭祀司士又率其屬而割牲何也其文上承賜爵而呼昭穆繼以羞俎豆則所割乃屬衆賓衆兄弟之脀俎耳詳見本職

凡祈珥共其羊牲

羣儒爭以祈珥爲祭祀破鄭注不過以下文別言釁耳不知刏衈乃社稷宮廟始成之釁不害下文爲釁器物也小子職珥於社稷祈於五祀之後亦別釁邦器及軍器義與此同此職於祭祀外別舉祈珥正明供羊牲以釁而無事於升

首、耳、

賓客共其灋羊

牛人備擧牢禮積膳饗食賓射之牛、其法具列於掌客、故言法并以該之、而軍事喪事之列於牛人職者。此職亦以法共可知矣。

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

牛人但言享牛求牛、而此職特擧沈辜侯禳。則知非典祀重禮不用大牢矣。蓋享牛者、四時之典祀也。求牛者、如大師類於上帝、宜於冢土、天

地大裁類社稷宗廟也典祀自五嶽四瀆而外、山川沈埋止用少牢、管子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亦不用大牢之證此聖人所以祀百神愛天物也釁鍾以牛戰國之愿禮耳小子掌釁社稷五祀邦器軍器皆以羊則釁無用牛之禮明矣、釁之外別有積燎即小子職所謂師田斬牲徇陳使血漬於地也若積柴之祀則不宜列諸毀事之後注似誤、

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司馬無布而云受布于司馬以是知五官應用泉布貨賄有司不得私授受必諸官之正以達於冢宰須於大府致於官中而後有司分受焉所以杜侵漁防抵冒也或以巫馬入其布於校人疑凡長官皆有存貯之布非也巫馬以馬疾受財於校人故馬死之粥布入焉以備馬疾之費也職金受入征入於爲兵器之府受罰金入於司兵以事相首尾故使用金者各會於大府考於司會以省費送出納之煩耳其餘財物之

入未有不歸於大府者財用之出未有不須於大府者故其職曰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受財用焉又曰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故知司馬乃臨事取布於大府以給牧人若六官之長皆有貯布則攻無本統抵冒百出而難稽矣掌牲之官惟馬質并人有賈蓋小祭祀小賓客所用并牲爲多而馬質有賈則以馬死或宜更其價或以其物更耳